新石頭記/第0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六回　翻冊籍自訝過來人　避喧囂偏逢醉酒漢

下一回▶

　　卻說當下的來客，正是柏耀廉，彼此招呼過了，薛蟠便認點菜。耀廉點了，交給細崽。

　　耀廉穿的一件海虎絨馬褂，寶玉看著不識貨，又不便當面去問，只在肚子裡納悶。耀廉又在裡掏出兩枝呂宋煙來，遞與薛蟠、寶玉。薛蟠接過便取火去吸，寶玉只放在旁邊，聽他兩個談些定貨的話，又談些嫖界上的新聞。寶玉半懂半不懂的，只是默然不作一語。

　　少頃，送上湯來。寶玉在船上已經吃過一次的了，此時看著他二人的樣吃起來，也不分外行。見薛蟠拿起那松糕似的東西，塗上一塊紫黑色的醬便吃。寶玉忍不住問道：「你吃的這塊是什麼？」薛蟠道：「其實是饅頭，切開來烤過的。他們上海人譯著外國話叫他做『拖士。』所我說這些大菜館，只好你們唸書人來吃旳，我們做買的人不配來，因為他也不要我們來呀！」寶玉問：「何故？」薛蟠笑道：「他只『拖士』，卻不『拖商』，我們來了，豈不討人嫌麼？」寶玉道：「菜單上沒看見這個名目。」薛蟠道：「這是照例有的，不消京得。」耀廉道：「令親只怕是初到上海的？」薛蟠道：「這是照例有的，不消點得。」只要在上兩天，熟了就好了。上海比別處都熱鬧呢！」寶玉待理不理的，只在鼻子裡答應了半聲。不一會吃完了，耀廉說有事，先辭了去。

這裡薛蟠、寶玉慢慢的步了出來。薛蟠嘴裡還吸著呂宋煙，寶玉道：「你吸了這個，我聞了那你氣味，也怪難受的。吸他作什麼？」薛蟠道：「你沒有吸慣罷了，香得狠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往常看見璉二嫂子吸的蘭花煙，那才是噴香的。這個我聞著，非但不香，簡直是臭的。」薛蟠笑著把那一段煙往旁一扔道：「罷，罷！我也不吸了，回來臭味薰了你。你可知道蘭煙雖然香，總沒有這個便當，躺著可以吃，走著路也可以吃。」寶玉道：「拿個小旱煙不一樣麼？」薛蟠道：「究不方便。」寶玉道：「那麼把蘭花煙設個法兒，也把他做成卷子就完了。」薛蟠拍手道：「好主意！我多早晚到京城裡，就辦起蘭煙來，作煙卷子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是做大買的，怎麼販起言來？」薛蟠道：「好大口氣！到底是公子家氣泓。你知道外國來的紙捲香煙，一年進口貨有多少？」寶玉搖頭道：「不知。」薛蟠道：「近來這兩年，海關上調查出來，每年進口，足足四百萬兩銀子。」寶玉嘆道：「現放著自己家裡的煙不吃，你想想看，單這一宗，就每年送掉四百萬了。」薛蟠豎起了大拇指頭道：「所以說咱們中國人闊，一年工夫只燒著頑兒的，也燒了四百萬。」寶玉只是嘆氣。

薛蟠帶了他到四馬路一帶遊玩，茶樓、煙館也上去逛逛。寶玉看見了吸鴉片煙的，又大以為奇。站著看了一會。忽然一陣煙被風吹了過來，薰得寶玉頭痛，連忙走開。便說道：「有點了，咱們回去歇歇罷。」薛蟠道：「要歇怕沒有地方？」寶玉道：「到那裡？」蟠取出表一看，道：「兩下鍾了，咱們逛窯子去，這時候恰好看他們梳頭。」寶玉道：「你還是那個老脾氣，總不肯改。」薛蟠道：「我這個是江山易改，情性難移，不像你倒變得與從前簡直是兩個人了。」面說著，便僱了東洋車回棧。　寶玉急要看書時，誰知還沒有送上來。薛蟠又逼茶房，要馬上翻騰出來。又讓寶玉到自己房裡坐。寶玉因聽得薛蟠方纔逛子的話，忽然想起包妥當說的「四大金剛」，因拉了薛蟠悄悄問他的緣故。薛蟠笑道：「這件事狠奇怪。近來上海那些婊子，多要取了你們大觀圓各姐姐的名字，屺但林妹妹，連我兩個妹妹的名字，也被他們取了。我也曾寫過信寄給我媽，通知你們府上。我意思好叫姨夫得知，好多寫信托了此地地方官，叫他禁止。誰知一連去了兩封信，連一個回字也沒有，我氣極了，這會信也不通了。你放心罷，林妹妹早就死了，那裡會鬧到這兒來。」此時寶玉心中又明白了一件事。

只見焙茗來說：「書箱來了。」寶玉便跑了過來，叫茶房幫著焙茗開箱。一時開了，寶玉便一部一部取出來看，卻都些《大題文府》、《小題三萬選》之類，便撂過不看。又看那一箱時，卻是大皮子的書，只有一箱不是。又叫把這箱不是的抬了進去。自己親自檢出來，攤放放在空牀上。好得房裡有三個牀，自家只睡了一個，便盡往那兩個空牀

上去擺。他一心只要查看年代，翻了一箱出來，見總沒有好查的。只見薛蟠走過來，便指著道：「這是前年我京裡帶出來，賣不掉的。京裡的書，管你都看過了。」寶玉不答，只是翻出來。薛蟠道：「柏耀廉送了信來，邀我吃花酒，今兒六下鍾托我邀你同去。」寶玉道：「心領罷，麼不去。」薛蟠道：「你何苦道孛到這步田地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不是道孛。那個人，我看見他滿臉的腌臢市井氣，討壓得狠。」說得薛蟠索然無味。佯長的去了。寶玉這裡只管低頭檢書，也沒做理會。忽然檢著一部《歷代名人年譜》，翻了一翻，卻是編年紀月，便拿到案頭，從第一本翻起，卻是漢朝的年月。於是一本一本翻去，翻到末一本，見是國朝的，便逐年翻起來。翻到道光二十七年就沒了，暗想起，只怕這部書就編到這年為止的了，以後便怎樣查呢？猛想起，只要看近人的年譜，總可以查出來了。又檢出了一部《曾文正公大事記》，就猶如得了至寶一般。也無暇去看事跡，先逐年的查起來。自己屈著指頭算，不覺暗暗吃驚，原來是若干年前的人，重新出世的。如何我自己只覺著打了一會的坐，留了年多的頭髮，就過了若干年代了？怪不得有了《紅樓》那部書，此刻世人是拿我作故事談的了。又想：「怪不得在南京問路時，那人說我看小說看瘋了。我這名字說出去，世人一定作為怪誕，不如改了罷。左右我在家聖沒有取號，於是自己定「仲瑞」兩個字。又想起焙茗、薛蟠是那裡來的？難道他們也有歷不磨的工夫麼？想到這裡，自己反疑心是做夢。且不要管他，我既做了現在的時人，不能不知些時事，因翻了幾種晚記載的書出來觀看。不覺天色漸晚，茶房開飯進來，焙茗過來侍候吃飯。

寶玉道：「你當日到底怎樣睡到破廟裡，出了京有幾時，你記得麼？」焙茗道：「我早就和爺說了，出京之後，一直就到金陵。在路上並沒有耽閣幾天，只在玉霄宮睡了一覺。」寶玉道：「以後這話，別告訴別人，而且在外頭萬不要提我的名字。」焙茗道：「又沒有人問我，我告訴誰呢？至於爺的名字，除了圓裡姑娘姐姐們，奴才們那個敢提！」寶玉吃過了飯，還是看書。

一會掌上燈來，薛蟠又來，要拉去赴柏耀廉的約。寶玉那裡肯去。正在爭執時，只見焙茗拿一張片子進來，回道：「一個人送來，說要請薛大爺和爺的。」寶玉看那片子是「柏建仁」三個字，便道：「既然請客，字也不寫上兩個，知他請到那裡呢？」薛蟠道：「我知道，我陪你去。你別怪他，他是不會字的。此刻只怕沒有朋友在那裡，所以不會寫得。」寶玉訝道：「穿長迎服的人，怎麼字也不會寫起來，你別是騙我罷！頂多不過像你罷了。」薛蟠道：「我不過寫的不好，下筆慢罷了。他簡直的不會寫，並且除了眼前常見的幾個字，還不認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別管他雲人雨人，上海單是這一等不識字的人，單會發財呢。細崽咧，馬夫咧，發財的著呢！」寶玉道：「也罷，這才愧為

讀書人呢！」薛蟠道：「這又奇了，怎麼讀書人是應該窮的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並非應該窮，大約暴發的財，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你叫他在天理上、廉恥上問問心，只怕有點過不去。讀蟠道：「那麼說，你們家的錢是那裡來的」寶玉道：「那是時建了功勛，做了官，受了棒，慢慢和攢下來的，又當別論。」薛蟠道：「不要論不論了，咱們走罷！」寶玉執意不去。薛蟠道：「他請你，你不去，我請你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到你請時，卻又再說。」薛蟠無奈，只得獨自去了。

寶玉作舊看書。他來有一目十行的聰明，此時又急于要知道時事，看的格外快。慢慢的人聲了，便叫焙茗關上門去睡，自己也把套間門關了。仍舊看書。約莫到半夜時候，忽聽得外面打門聲，焙茗開門聲，忽又聽得套間門一陣亂響。問是那個，回說：「是我。」寶玉聽得是薛蟠聲音，暗想：這魔王又吃醉了，且別理他。因回說道：「睡了，明兒見罷。」外面薛蟠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在這門縫裡瞅著你看書，你要騙誰？」寶玉道：「委實困得狠，要睡了。」薛蟠道：「你只開一開門，我給你給一句話。」寶玉被他掰不過，開了門。薛蟠一步跨了進來，一把拉了寶玉，嘴裡說道：「我請你。」只說得三個字，便拉著要走。寶玉道：「什麼事，說明白了走。這是什麼時候了，還到裡去？」薛蟠掏出表來一看道：「才一下鍾，早得狠呢！」寶玉道：「到那裡去？」薛蟠道：「我請你。」寶玉道：「請我做什麼？」薛蟠一屁股坐下道：「請你吃花酒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時候還吃什麼酒呢？」薛蟠道：「你不懂，這裡上海是沒有晚上的。今天是花朝，《遊戲報》出了花選，是選上的幾個，只怕都要鬧到天亮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已經吃醉了，還吃什麼？也吃不下呀！」薛蟠道：「我有偏你，已經吃了兩臺了。上海吃花酒，往往一夜四五臺。到後來那兩臺，那裡是吃，不過同上供一般，拿上來擺著，看看罷了。」寶玉撲一聲笑了。薛蟠道：「笑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笑還沒有綁上法場，怎麼先就活祭你。去罷！」寶玉還不肯去。薛蟠怒道：「人家請你，你嫌人家腌臢市井氣，你敢嫌我麼？」寶玉被他逼得沒法，只得順著他道：「你請我，我本來是一定要領情罷。」薛蟠不由分說，拉了就走。一面招呼焙茗鎖了門，跟著來。

不知此去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